责任编辑:庄小蕾 版式:吴雄伟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浙”里寻马

——在山水诗意间,邂逅一个跃动千年的文化符号

编者按:在十二生肖中,马,昂首疾驰,承载着中华民族奋发昂扬的精神意象。当农历丙午马年踏步而来,我们在浙江的街巷、墨韵、非遗与勤学故事中,捕捉到六处与“马”共振的文化脉搏。它们或凝练于艺术,或跃动于技艺,或镌刻于文本,或深植于地名。每一处,都是历史投递给今日的一枚信物。

让我们在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漫步中,聊聊浙江那些与“马”有关的故事。

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局部)。 视觉中国供图

水墨奔马

徐悲鸿的笔怎样画出民族魂

《奔马图》。 浙江美术馆供图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汪文羽

墨色淋漓间,一匹劲健的骏马昂首奔跑,额间带着“白星”,鬃毛在风中飞扬,四蹄仿佛踏出风声……

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45年的国画作品《奔马图》,系徐悲鸿学生吕霞光的旧藏,于2009年经浙江省博物馆牧交给浙江美术馆,由后者珍藏至今。

徐悲鸿用他的笔,画出了一声穿越时空的嘶鸣,也成就了中国艺术史上重要的民族符号之一。

在中华美术史上,马是极具生命力的创作主题,留下了跨越千年的艺术回响。陕西霍去病墓的石刻《马踏匈奴》雄浑大气;甘肃出土的东汉铜奔马昂扬灵动;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马形神飘逸;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则尤重马的神态与个性……宋元以后,随着文人画兴起,鞍马题材创作愈发“尚意”,如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就是以“白描”技法捕捉马匹的内在神韵。

在应金飞看来,徐悲鸿画马时,既吸收了西方的技法,也复兴了中华艺术中的“写实”根脉。他让中国画的马,从书斋雅玩和宫廷苑囿中挣脱出来,重新接续汉唐以来雄强、充满生命张力的传统,并为之灌注了现代性的、关乎民族存亡的激昂精神,“徐悲鸿不仅画出了马的骨,也画出了马的神。”

画骨也画神

1927年秋,上海黄浦江码头汽笛长鸣,一艘远洋客轮缓缓靠岸。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年轻的画家——在欧洲留学8年后,徐悲鸿怀揣着“复兴中国绘画”的决心,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

其实,早在1918年,23岁的徐悲鸿就提出过“中国画改良”的思路,认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人者融之”。而他选择表达的题材,便是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曾这样回忆父亲,“他认为马是世界上最高贵、最漂亮、最侧悍的动物”。

与历代画师为帝王绘制的那些“御马”不同,徐悲鸿笔下的马,雄强、骏健,连低头饮水时也自带一股悍气。

从浙江美术馆所藏的《奔马图》中,便能窥见徐悲鸿的独到匠心。马体结构严谨、肌理强健,体现出徐悲鸿对解剖学、透视、构图等写实技巧的精确把握;同时,水墨之间的笔势流动则继承了中国画写意的精神。

“徐悲鸿突破传统画马的程式,通过浓淡墨色对比,呈现明暗关系。”浙江美术馆馆长应金飞说,“马的眉弓、鬃脊处墨色的皴染,是光影明暗的东方化表达;拉长的腿部与夸张的关节,既体现了解剖逻辑,又做了力量感的强化。”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透露,徐悲鸿画马往往从马尾起笔,大胆落墨,一气呵成。作画时,他不铺毡子,只垫旧报;不取现成墨汁,定要亲手研磨,只为追寻墨色里最细微的呼吸与韵律。

街巷印记

一条马市街藏着南宋马市和钱学森的童年

■ 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褚陈静 洪浓

晨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细碎的光斑洒在沥青路面上,马市街在一种熟悉而规律的节奏中醒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匆匆赶去医院的医护与病患、踩着单车买菜归来的老人……

这条蛰伏于皮市巷旁的杭州古巷,南接解放路的照攘,北抵庆春路的繁华,自南宋形成至今,已走过八百余载春秋。这里曾是南宋王朝至关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养马、用马之风一度在临安城蔚然成风。春节前夕,我们再次踏入古巷,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生活与历史的距离。

茶马互市的“心脏”

800余年前,马市街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答案,藏在明代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之中:“马市巷,宋时为马市于此。”

上城区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南宋文化研究者潘守卫带着记者在这条街上缓步而行,他的讲述,从一首诗开始。

“陆游在临安写下‘谁令骑马客京华’。马,在诗人笔下是风骨的象征,但在现实中,却是个让南宋朝廷焦虑的问题。”潘守卫道出原委——自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便失去了最重要的北方牧马地。至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骑兵力量的匮乏成为悬在头顶的利剑。南宋朝廷不得不从遥远的广西、云南,甚至通过海路向西南夷、海外番商求购战马。

战马作为稀缺而宝贵的战略物资,其接收、管理和调配,必须置于最可靠、最核心的控制之下。因此,马市街在南宋时的特殊区位便不言而喻——它的周边,密布着皇城司、马司营、金枪班、银枪班等直接护卫宫廷与京畿的禁军核心指挥机构。“我们脚下这条街,正是因官方主导的马匹交易而生。”潘守卫说。

更关键的是,南宋重要的官营对外贸易机构——回易库,也坐落于此区域。

“‘回易’之意,即官营贸易。朝廷利用掌握的茶、盐、矾、丝绸等专卖品,与外来商贾进行交易,换取银钱、马匹及其他物资。”潘守卫说,回易库的利润是南宋军费与宫廷开支的重要补充。可以说,马市街是南宋“茶马互市”跳动在都城的那颗“心脏”。

支巷弄堂里都是故事

马市街不是一条孤立的街道,而是一个脉络相通、故事交织的活态街区。它的魅力,正藏在那一条条与之相连、深浅不一的支巷弄堂里。

“要理解马市街,绝不能只看这条主干道。”潘守卫指向西侧一片被现代楼宇环绕的静谧区域,“比如方谷园,这个名字就雅致得很,相传是明朝仁宗时期布政使应朝玉宅邸的后花园,反映了主人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

来到方谷园2号,“钱学森故居”的匾额静静悬于门楣。这座素雅的传统宅院,原是钱学森母亲章兰娟的嫁妆,也无声地收藏着他年少时的光阴印迹:1911年,钱学森在上海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回杭居住于此;1914年初,未满三岁的他随家迁往北京。1930年,正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的钱学森因染伤寒,不得不休学一年——养病静心的日子,正是回到这方谷园2号度过。院落里的砖石草木,曾陪伴一位未来科学巨匠度过关键的身心恢复期,也默默见证着一个家族的血脉温情。

此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王星记扇厂的厂房也在马市街无涌里。

“还有大塔儿巷、小塔儿巷,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古意盎然,是藏锐舒‘雨巷’诗意的现实源泉之一。”潘守卫认为,正是这些主干与支巷的共同存在,让马市街街区超越了单纯“市场”的范畴,成为一个能够容纳文人情怀、革命烽火、科学梦想的复合文化客器。

墙垣生韵

河阳古民居奔腾着32匹“飞马”

■ 本报记者 邬敏

冬日清晨,薄雾漫过山城缙云,丽水市河阳古民居在人声照攘中醒来。

这个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始建于五代末期,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它拥有建于明清两代的十大宗族庄园式古民居建筑群和十五座古祠堂,是浙江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村落之一,被誉为“江南古村落活化石”。

河阳古民居答雅路旁的马头墙群,32个马头墙层宿重叠、青砖灰瓦、错落有致,不规则的“马头”翘延90米,远远望去,似32匹骏马在仰天长啸、气势非凡、精美绝伦,给人以一种“万马奔腾”的动感。

街巷门墙尽文章

高低起伏的马头墙护佑着古村落,也见证了朱氏宗族承延千年的耕读家风。

河阳朱氏家族始祖朱清源曾是吴越国钱武肃王钱镠的掌书记,才华横溢,尤擅外交辞令,他奠定了河阳朱氏家族的读书传统。河阳朱氏以耕读传家,渐渐繁衍出一个望门大族:自北宋绍圣元年(1094)开始,291年间中了八位进士,这样的辉煌在中国科举历史上不多见。

行走在河阳,厅廊柱绿皆学问,街巷门墙尽文章。“锄云”民居门楹下题有“满鸡白云耕不尽,一潭明月钓无极”的诗文;“十亩之间”大院前,桑田连绵,名字取自《诗经》“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月枝幼时在河阳村读初高中,学校就在答雅路的马头墙群旁。马头墙镌刻着她青少年时期在河阳求学读书的记忆。看着面朝蓝天白云、背倚逶迤青山的马头墙群时,她感到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之感,汲取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以河阳为起点,她的求学路越走越长,先后在美国与加拿大任教,还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却始终难忘家乡那马头墙,“马头墙站在高高的房顶上,俯视这个村庄,阅尽人间春色,见证村庄变迁。”

“寓意于形”的美学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江南的诗情画意,从马头墙上便可“窥见一斑”。

马头墙又称封火山墙、防火墙,特指高出于屋面的墙体。这种处于相连房屋的隔墙之间的“封火墙”,因其形状酷似高高耸立的马头,又被称“马头墙”,是有效阻止火灾蔓延的“神器”。

“马头当天”“马到成功”“马上功劳”等成语,表达了人们对马的崇拜与喜爱。马头墙的造型源于“马头状”形态,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达出“寓意于形”的美学思想。

缙云河阳古民居景区讲解员朱晓红一早开始忙活,作为土生土长的河阳人,她边同街坊邻居热络地打招呼,边领着市民游客逛古村。站在马头墙下,朱晓红讲起了马头墙的故事。

时间回溯至公元932年,原吴越国掌书记朱清源兄弟俩为避五代之乱,迎着唐代末年的迁移大潮南迁而定居缙云,因其照耀河南信阳,故为小村取名“河阳”,逐渐繁衍壮大成为“烟灶八百、人口三千”的宗族聚落。

元明之后,随着科举荣光渐渐黯淡,朱氏族人将眼光投向了商贾之途。明中后期到清代中后期,浙南的商业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河阳涌现出了朱翰臣、朱虚竹等一大批商贾巨富,生意版图扩展到了竹制土纸、山货、粮食和靛青,脚步遍及大江南北。与徽商一样,他们用财富筑起了恢弘建筑——一排排高耸挺立的马头墙,集聚了河阳古民居外墙建筑之精华,既有江南封火墙的共性,又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

然而,随时代变迁,“田家园”作为一个地名,已逐渐隐入历史。然而,丁家那名动江南的藏书楼“小八千卷楼”旧址正位于今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内,成为文脉深植于土地的象征。

书香浸润过的梁楼之间,开始流淌着济世仁心与科学精神——一方土地的文化使命,以另一种形式获得了延续。

非遗传承

浦江擂马如何“擂”动现代舞台

■ 本报记者 石磊 钱关键
通讯员 项晓丹 张晨晨

竹篾、彩纸、麻绳……

浦江县杭坪镇石宅村,一间作坊里,省级非遗“浦江擂马”的金华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浦江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石宗光,正俯身调试一匹“马”尾部的机关。几根从马腹引出的麻绳在他指尖灵活牵引。“表演时,一边推马,一边扯线,马上的‘人物’就能挥臂扬鞭,栩栩如生。”石宗光说。

农历马年正月十二和十三,这匹凝聚着古老技艺的擂马,将与浦江的九条板凳龙、灵动鱼灯一道,组成“龙马精神”方阵,亮相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进行主题为“薪风遗韵·龙马精神”的展演与巡游。这门与马紧密关联的古老技艺,如何“擂”动现代舞台?

擂马姓“擂”

浦江擂马起源于宋代,盛行于清朝,在多个乡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承风格。

“擂马的起源与马有着紧密联系。”浦江县文化研究院院长洪国荣介绍,浦江人自古尚武,自汉以来,历代武将辈出,“浦江人以马为原型,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和艺术形式,创造出了擂马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承载着人们对马的崇敬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么,擂马为什么姓“擂”?洪国荣解释:“‘擂’在浦江方言里发音接近‘勒’,有拉紧马缰绳的意思;另外,‘擂’字多用于‘擂鼓’一词,寓意呐喊助威,与表演现场盛况相得益彰。”

擂马的形制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例如石宅村的擂马,身背多置武将,呼应古时尚武之风;浦江县浦南街道五村的表演则依靠村民每户扎一马、共同展演,彰显邻里同心;檀溪镇潘周家村的擂马造型各异,且有制作一次必连演三年的老规矩。

擂马表演阵势堪称一绝——前面有人鸣锣开道,龙虎大旗迎风招展,青壮年推“马”而行,“马”后有队伍举着彩旗,然后由一个数人组成的什锦班敲锣打鼓压阵。“擂马表演阵势也要视乡端,有‘铁索环’‘双头升进’‘四角串花’……”石宗光比喻道,“最壮观的是‘梅花阵’,五匹马围成一圈,像梅花一样绽放。”

然而,因制作工艺复杂,耗时漫长,这门技艺也曾面临传承危机。洪国荣说:“搭架、剪‘毛’、做轮,完成一批擂马制作,少说也要一两个月。近20年来,经像石宗光这样的艺人花费心血研究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这项技艺才得以恢复并焕发新的活力。”

“擂马制作技艺在我们石宅村已传续数百年。”石宗光说。他的祖父石守土、父亲石存兴都是手艺传人。2003年,石宗光依据家传“口诀”,自筹材料,扎出了20余匹擂马,并重新组建表演队,让擂马重新“踏”回乡间。

“制作擂马,既要懂竹篾扎制,还得有雕塑和美学功底。”浦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张轩虹指着一匹擂马解释道,“马上人物的表情、服饰都需考究,符合时代特征。”如今,石宗光的仓库俨然一座“擂马博物馆”,存放着形态各异的作品。

地名寻源

宁波马渚镇不止“始皇饮马”

■ 本报记者 陈醉 通讯员 钟浩坚 高嘉鸣

江南如画,本不闻马蹄声声,然而,我们循着宁波地区现今唯一一枚带有“马”字印记的邮政日戳,踏进了一座名叫马渚的小镇。

“宁波西陲,姚江上游”,寥寥八字,恰如其分地点明了马渚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连接宁波与绍兴的交通要冲。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已形成比较集中的村落。

在马渚集镇的西南角,渚山静静矗立,山脚下有一个约四米高的平台,四周环绕着石狮栏杆。平台上左右各立一幅石刻:右侧为“始皇南巡”,左侧为“饮马渚山”。据余姚民间文化研究者姚江潮考证,这两幅石刻正是“马渚”之名的历史起点。

屯兵渚山,饮马于潭

“马渚”为何为“马渚”?其中一种说法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而来。此书记载:“渚山在县西三十里,旧经云秦始皇饮马于此。”

当年,秦始皇第五次“南巡”至会稽,听闻舜的后裔在姚江两岸生息,遂至此拜谒舜迹。大军驻扎于渚山,饮马于山下深潭,“屯兵渚山,饮马于潭”,“马渚”由此得名。

“马渚古镇水网密集、支流纵横,正符合古代‘依山傍水’的屯兵战略,为这个故事提供了地理视角上的合理性。”姚江潮说道。

在姚江潮看来,故事中,见证传奇的渚山,正是马渚镇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源头,将“马”的意象永久地锚定在了这片土地上。

山脚下,马渚中河(即浙东运河马渚段)蜿蜒穿镇而过。河上横跨一座“饮马桥”,与古通济桥齐名。桥下深潭常年不涸,相传正是始皇饮马之处,故称“饮马潭”。

沿石阶而上,绿树掩映的西山坡有一巨石形似象鼻,人称“象鼻山”。石间形成天然石洞与一座高约三四米的石桥,被当地人称为“宗何桥”。传说此处为秦始皇行宫遗迹,凡人攀崖过桥,可感生死交替,悟人生如梦。

今天,在象鼻山下开阔绿地上,立起了秦始皇驾车出巡模型与线路图,以模拟当年屯兵场景。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出行仪制。姚江潮常常遥想:若能穿越历史,亲见秦始皇出巡,这样一支队伍驻跸渚山,战马嘶鸣、饮于潭边时,该是怎样一幅震撼场景?

地名演变中的“马”文化

以渚山和“始皇饮马”为原点,“马”的文化基因如水波般扩散,浸润了马渚镇的地名网络。

“马渚”作为具体聚落地名,据目前可考资料记载始见于明万历年间。随着历史的发展,从“马渚市”“马渚里”“马渚村”逐渐演变为“马渚区”和“马渚镇”,随着其山水地理边界逐步融入城镇发展的进程,“马”的文化基因也得到了多次强化与传承。

在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谢建龙看来,最能体现地名演变逻辑的,莫过于马渚镇东北角的马漕头村。

它由原先“马鞍山”与“大漕头”两个村合并而成,合并时特意保留了“马”字前缀。“马鞍山”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地名”——马鞍山是姚西平原上一座海拔37米高的小山丘,因其山脊轮廓酷似马鞍而得名。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马渚先民观形取象和对马的热爱。

如今,“马”的文化符号在现代公共空间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一种持续参与当代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

在今天的渚山公园入口处,始皇帝出巡的精美壁雕,生动地再现了历史场景;在金马社区,大门口就立着铜马雕塑,成为社区的独特标识;而在下叶未来社区口袋公园里,一群奔马的群像雕塑,则巧妙地将历史叙事转化为现代居民触手可及的视觉体验。这些艺术化的转译,让古老的“马”文化,在现代生活中依然鲜活。

在集镇东面的姚江之滨,前场址、后场址、食禄桥这组地名则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马”文化。

这些地名与《诗经·小雅·白驹》中的诗句“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产生了微妙的呼应。

《说文解字》中,“马二岁曰驹”,意即小白马。而“白驹”在诗中的出现,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小白马,更传递着清平、吉祥的美好寓意。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联结,暗示着马渚地名中可能蕴含着古老而深邃的文化密码,是对“马”作为吉祥象征的传承与延展。

勤学之脉

东阳“马生”一篇赠序背后的文脉风华

■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 共享联盟·东阳 徐帆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时……”

不少人可能还记得中学课文里的这段话,它出自明代大儒宋濂写给同乡后辈的一篇赠序《送东阳马生序》。在这篇赠序里,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叙述了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

正是这篇流传千古的赠序,让很多人记住了“东阳马生”。马生到底是谁?我们在寻找这位被宋濂盛赞为“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苦,是可谓善学者矣”的东阳后生时,也触摸到了东阳地域绵延千年“勤耕苦读”的崇文重教之风。

不只是文学形象

马生之于东阳,绝不只是一个模糊的文学形象。

东阳市横店镇江南路72号的电影主题马生书屋,是一座24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许多本地市民在这里读书、备考,不少“横漂”也将马生书屋当作自己的精神休憩之地。

“这个书屋很有横店特色,有很多影视类书籍,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泡在这里。”53岁的特约演员邢书儒是东阳聊城人,读书时,他从语文课本里知道“东阳马生”,却没想到自己会到马生的故乡——东阳来拍戏。

遍布东阳城市角落的马生书屋,将“马生”从典籍中请出,融入了东阳城市的公共文化血脉。但马生到底是谁,即便是东阳人,也说不上来。

根据《送东阳马生序》中的信息,宋濂的这位小老乡姓马名君润,在太学深造,德行不错,颇受同辈人的称赞。马生来拜见宋濂时,写了一封长信作为见面礼,其态度谦逊恭敬,文功底子扎实,学习刻苦且用心。宋濂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因此对马生颇为器重,于是写下一篇文章勉励他,希望他能够成才。

“从地理环境来看,东阳地处浙中丘陵,境内‘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多田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东阳人单靠‘耕’难以实现富足的生活,必须寻找其他的生存与发展途径。而‘读’——通过勤学苦读考取功名、改变命运,便成为东阳人最现实、最有效的选择。”金华市文史馆研究员华利从2004年起开始研究马生背后的文化。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生的形象已经超越了个人层面,成为东阳勤学精神的象征。他代表着东阳学子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勤奋的坚定践行以及对学问的敬畏之心。

沁入城市文化肌理

位于东阳市白云街道的白云书院,始建于宋代,前不久刚修缮完毕,今年元旦重新面向公众开放。

在东阳教育史上,“白云”代表着书院的意象——位于白云街道甑山的白云书院一带,自北宋至清末,书院遍兴,人文蔚起。

宋濂和马生身上一脉相承的那份苦读之韧与向学之诚,也能在白云书院里找到映照。白云书院顾问、现年65岁的俞光荣还记得自己年轻时苦读时的情景:家中床板当书桌,每晚学习到凌晨1时,去学校一次至少要背15斤的柴火……

事实上,东阳人不仅勤学,还善学。

据统计,东阳历代进士题名共有305人,其中武状元6人。

由东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编撰的《东阳书院》一书,则考证出东阳历代至少建立了106座书院和义塾。南宋时,东阳书院数量居全国第四、浙江第一。著名的石洞书院先后礼聘叶适、朱熹等名师掌教,并吸引了陆游、陈博良、陈亮、汤汉等当世名儒来讲学交流。

崇文重教、勤学苦读,让今天的东阳,涌现出“十百千万”的人才盛景:东阳籍两院院士16人、大学校长、书院和义塾。南宋时,东阳书院数量居全国第四、浙江第一。著名的石洞书院先后礼聘叶适、朱熹等名师掌教,并吸引了陆游、陈博良、陈亮、汤汉等当世名儒来讲学交流。

崇文重教、勤学苦读,让今天的东阳,涌现出“十百千万”的人才盛景:东阳籍两院院士16人、大学校长、书院和义塾。南宋时,东阳书院数量居全国第四、浙江第一。著名的石洞书院先后礼聘叶适、朱熹等名师掌教,并吸引了陆游、陈博良、陈亮、汤汉等当世名儒来讲学交流。

如今,马生所代表的勤学精神与当代价值观结合,融入了城市的文化肌理中。东阳市图书馆除设计了一款O版的“马生”形象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马生,别来无恙》。东阳还有个由东阳青年组成的马生宣讲团。他们活跃在农村大礼堂和街道文化广场,创作红色剧本杀、拍微电影、搞快闪等活动……

马生是他们,马生,也是勤学的你和我。

插图:吴雄伟 朱逸